

# 蝉 蛻

# 为城市『守夜』

□ 王青山

秋风渐起，暑热渐消。汗淋淋的桑拿季慢慢退去，秋雨潇潇，逐散了炎炎酷暑，给人们送来了久违的丝丝清凉。

暑蝉鼓噪，秋蝉凄婉。秋风伴护着秋雨洋洋洒洒地穿越密不透风的树林，像柔和的波浪一般安抚滋润着变得有些发黄的草地，随后又像绘画师手中的画笔一般酣畅淋漓地在田野中涂鸦着初秋的意境。风雨中，不时地发现有些战栗的勉强飞行的秋蝉带着一声嘶鸣急促地飞出树林，飞向田野，仿佛在搜索着自己回家的路。

树林中，片片秋叶安享了风雨洗礼的碧波，又吐露出清新的空气，偶尔不经风雨地摇摇摆摆飘向地面。在柳树的梢头，瑟瑟的秋蝉有些牵强地抓着柳枝，随风摆动着，努力地扬起嘹亮的歌喉，仿佛在慨叹着时光的短暂，又像是抒发着不尽的依恋。而在其下方的树干上，偶见一只蝉蛻像一件天然的工艺品一样在那里苦

苦地守望着，执拗得坚不可摧，又像一粒黄豆贡献了成长，最终只剩一副空空的皮囊。

记得上小学的时候，每到暑假，老师都要布置一道收集蝉蛻的勤工俭学的作业，并告诉我们蝉蛻是一味不可多得的中药。那时候，我每天帮父母忙完农活、写完作业，就约上伙伴，三个一群两个一伙，在村外的树林里，围着每一棵树转圈圈，上下左右地审视树的枝干，生怕遗漏一只蝉蛻。

时间又转到了这个季节，走在树林中，看见在柳树树干那褶皱深陷、棱角分明的角落有一只蝉蛻，经完难耐的酷暑，挨过了一次次风雨交加的侵袭，依然坚强地屹立着。它那六只弯曲弱小却尖韧的螯足已深深地嵌入坚实的树皮，不遗余力地紧紧抓住粗糙的树的表皮，勾连在一起，与结实的树干已经俨然一体，就像树皮上凸出的一个结节，浅黄色的色调与柳树的枝干也已经浑然一色。

这只蝉蛻，始终保持着埋首

向上的姿势，那双曾经炯炯的探照灯似的现在却又空落落的眼睛始终凝视着这个自己未曾探究的世界，反射着微弱的光线，因为它是晚上来到这个世界，又在晚上完成了自己的使命，孕育了新生，默默地奉献了自我，接续了希望，让新的生命去迎接并高歌第一个黎明的曙光。

从那对凸出的大眼睛的连接线中点起始，直至尾部的环节处，蝉蛻的后背就像敞开的胸怀，毫无保留地将自己的心扉展示在世人眼前，边沿就像手术刀切开的一样整齐，像洞开的两扇大门一样豁达，不禁令人叹服自然界的精巧与奇妙。就在这敞开的促狭间隙，一个崭新的生命早已振翅远去，去追寻自己的梦想，享受自己的幸福时光，只留下这一具空壳，默默无言地依旧紧紧抓住树干不肯离去。因为它整个生命周期都在黑暗中度过，只是在月光下崭露头角，而数载生命的历程却始终孕育着飞天的梦想，最终把孤独与寂寞掩藏在碧绿丛中，把遗憾悬挂在树

的枝干上。

透过蝉蛻那敞亮的天然切口，三条清晰可辨的脉络像倒悬的秋千一样连缀其间，又像是深深印刻的滑道的痕迹。这是它华丽转变时留下的痕迹，令人不禁体味到它重生那一刻的艰辛，生命重塑时的顽强。切口下方，收聚切口的是如同腰带一般的环环相扣而又递次缩小的半圆形环架，就像螺壳一样渐次拧紧了腰身，直到最终纠结到一个如同饱满的句号一样的尾端。里面已是空空如也，看样子，蝉蛻就像会缩骨法一样已经从切口处全身而出，在这个部位没有留下丝毫的印痕。

蝉的高光时刻只有寥寥数日。暑热退去，它存续于世间的时光也所剩无几，可即便是在这简短的余暇，它依然会高悬枝头，重复着那单而又余韵悠长的旋律，仿佛是对无限繁华的顾恋，又像是把那孤独的蝉蛻的声声慰藉。

(作者单位：吴桥县公安局)

□ 陈璐 岳敏

待白昼浮华褪去，星星满天，夏夜便降临在城市的大街小巷。这时，街道在路灯的掩映下交错延伸，路上有辛劳一天、骑着单车下班的路人，有背着书包、三五结伴下课的学生，有嬉笑玩耍的孩童，还有路边充满烟火气的小吃摊。不远处，一个小女孩指着警车喊：“警察叔叔！”驾驶警车巡逻的南宮市公安局十里派出所辅警刘庆淮和同事聂世琛听到后，嘴角不禁微微上扬。

警车徐行，红蓝闪烁。刘庆淮和聂世琛奔波于宾馆、加油站、超市，人员登记、信息核验，面面俱到；穿梭在街头，盘查往来车辆，可疑人员，消除隐患、确保平安。

长夜行至过半，此时城市朦胧静谧。结束了数小时的勤务，刘庆淮侧身看向坐在副驾驶上满脸疲惫的聂世琛问道：“饿了没？”聂世琛还没来得及说话，肚子便传来阵阵奏乐，刘庆淮哈哈一笑拍了拍聂世琛的肩膀说：“走，回单位看看李师傅熬的小米粥还有没有。”

回到所内，两人兴冲冲地奔向单位食堂。刚掀开食堂的帘子，那淡淡的小米粥的香气便扑鼻而来。刘庆淮与聂世琛相视一笑，拿起碗将金黄色的小米粥盛满。

碗里冒着薄薄的热气，散发浓郁的小米清香，舀起一勺便能看到厚厚一层的米油，一入口，米粒更是颗颗软糯。

“光喝粥够吗？”李师傅隔着窗户问。

“够了，够了，李师傅熬的小米粥香得很。”刘庆淮边喝粥边回道。

说话间，李师傅走了出来，一手托着一盘热气腾腾的馒头，一手拿着一

个小碗。

“只喝小米粥不顶用。来来来，尝尝我独家秘制的小咸菜。小米粥搭配小咸菜，才更有食欲。”

“大晚上的给你添麻烦了，李师傅。”

“客气啥，快吃吧！”

吃着爽口、软糯的小米粥，顿时整个人充满了干劲，忘却了一夜的疲劳。

“哥，再来一块馒头吧。”

刘庆淮看着聂世琛递过来的半个馒头，笑着摆了摆手。

看着碗里翻腾的热气，刘庆淮讲起了他的童年。据他讲，小时候的一天席地而坐，手里捧着一碗早已凉透的小米粥，看着电视剧中的警察英姿飒爽缉拿嫌犯，忍不住欢呼雀跃起来，心中也暗暗发誓长大后一定要成为一名人民警察。十五年后的今天，如愿穿上警装，他成为了儿时英雄的模样。

身在基层，全天待命，前方不知还有多少个这样的深夜，“但是没关系，只要想起身后城市的万家灯火，再忙再累也觉得值得。”刘庆淮坦言。

(作者单位：邢台市公安局)

# 悠悠蒲扇情

□ 孟令伟

在清理母亲的遗物时，我赫然发现，在衣柜底部，还放着一把泛黄的蒲扇，望着这把“古董”蒲扇，儿时回忆缓缓浮上心头，夏天母亲用这把蒲扇纳凉驱蚊的情景浮现在眼前。

1976年的夏天，唐山大地震，我们沧州盐山这一带处在防震前沿，家家户户为了防地震在街上搭起简陋的棚子，上面有一层塑料布，四周用四根木棍将塑料布的四角撑起，当时就叫防震棚。晚上，我和弟弟、妹妹就睡在防震棚里。

那时，在农村蚊子特别多，天一黑，蚊子便成群结队地光顾防震棚。吃过晚饭我们就躺在棚里，月亮慢慢地升起来了，像个银盘似的挂在天空，看似平静的夜晚，一些不知名的昆虫叫声，加上天气炎热、蚊叮虫咬，让我心情烦躁。忙完家务的母亲手持这把蒲扇坐在我们身旁，不停地扇啊扇啊，悠悠的凉风驱赶了蚊子，我感到阵阵凉意，浑身顿时凉爽了不少。蚊子依然一群一群地飞舞，母亲则使劲地驱赶着蚊虫。我的心情逐渐由烦躁恢复了平静，直到深夜，蚊子少了，母亲汗流浹背，也快累倒了。

后来母亲想了个办法，用火柴点着麦根，上面盖上湿草，就会冒出浓烟，浓烟将蚊子熏跑。但湿草烧完，烟也就没了，蚊子就又飞来了。母亲绞尽脑汁，如何保持烟雾存在时间长些，母亲又想了一个办法，白天用篙子拧成足有五米长的火绳，到了晚上在防震棚旁边点着，母亲依然不停地扇着，除了凉快，火绳得冒着烟雾环绕着我们，加上母亲讲的那牛郎织女的故事，把我们带入了梦乡。

那时每天早晨起来，母亲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查看我们几人的身上有无蚊虫叮咬的疙瘩。如果发现蚊虫叮咬的痕迹，母亲就十分心疼，第二天，增加火绳的长度，而且蒲扇不离手，左右手相互替换着不停地扇，一直到凌晨。当后半夜凉风袭来，蚊子少了，母亲才得以休息一会。母亲用这把蒲扇不知疲倦地付出，换来我们整个清凉的夏天，排除了蚊虫叮咬的烦恼，保证了我们充足的睡眠。

如今，我们住着宽敞的楼房，空调、电风扇一应俱全，酷暑的夏天蚊子也少了，再也不是难挨的日子。舒适、惬意的生活中，母亲用蒲扇为我们驱蚊送凉的情景深深地刻在了我的记忆里。

(作者单位：盐山县公安交警大队)



## 渔村故事

郝贵君 作  
(作者单位：涿鹿县公安交警大队)

□ 宋雁龄

我想我是极爱雨的。无论是春雨的细腻缠绵、夏雨的急促热烈，抑或是秋雨的如烟如雾、冬雨的萧瑟肃杀。静静地听着雨声，在任何时间都能有治愈的本领，让纷繁复杂远离。

不同的季节有不同的雨。我喜欢“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的春雨，时而细如牛毛，时而又似银丝，仿佛每一滴都滴入了我的心田。春雨是如此美好，似雾非雾，似线非线，似有形又无形。远远望去，蒙蒙的春雨仿佛飘浮在空中的丝绸。雨和雾不再区分你我，这样的雨可以让沉睡的大地重新焕发生机。

到了夏天，炎热成了主角，这时，如果能够来一场“及时雨”就再合适不过了。雨，可以扫去酷暑，带来清凉，哪怕只是暂时的。当风驰云涌，当黑云盖过了头顶，狂风吹得路边的树木呼呼作响，一道闪电划破了天空的寂寞，伴随着一阵

震耳欲聋的雷声，瓢泼大雨从天上倒了下来，雨如根根银色的箭矢，狂猛地射向每个角落，充满了激情活力。

过了立秋，一场秋雨一场寒。秋雨霏霏，飘飘洒洒，如雾，如烟，冰冰凉凉，淋在脸上，就像喝过的薄荷茶，清爽无比，洗去了人们新领航的浮躁与喧嚣，轻染上了一抹宁静，是淡雅的秋的味道。

到了冬天，北方的雨不再是雨，渐渐变成雪花倾洒下来，大地一片白茫茫，而我却像极了冬眠的动物，收起对雨的思恋，期待来年的春天能够快点到来。

在四季分明的北方，雨大都会来得猛烈一些，豆大的雨点，密集的“水帘”，在风的陪伴下，与树木花草合唱一首动人心魄的交响乐曲，也让李清照写下了那首“昨夜雨疏风骤”的优美词句。

相比之下，我更喜欢南方的细雨，温婉细腻，雨水如丝如线，缠缠绵绵。在水乡乌镇，雨浸湿了青石

# 雨

板路，雨落到乌篷船上，船工摇着橹浆，沿着西市河钻过一座又一座石拱桥。明清时期砖木结构的民居前是碧绿的杨柳树和香樟树，青石板路的尽头走来撑着油纸伞的女子，婀娜的身姿让时空在雨中交织，竟让古镇也失了颜色。在层峦叠翠的大山里，雨说下就下，更加任性，云雾缭绕，遮蔽双眼，终将纷飞的细雨搅混，分不清是雾还是雨。

看多了好脾气的雨，以为雨就是这么十全十美，可以随意拿来抒怀和欣赏。直至遇到苏轼笔下“黑云翻墨未遮山，白雨跳珠乱入船”的情景，才感知到，原来，雨还有不轻易展示的另一面。这一面，是在风的助攻下的偏执和疯狂，是源于大自然的不可抗拒。记得某年夏天，旅行的城市突然来了台风，狂风裹挟着巨大的雨倾泻而下，雨水淹没了街道，交通瘫痪。那一刻，我对雨有了更深的敬畏和尊重。俗话说，千人千面，而雨，也不单单是一样的雨。

有人说，当雨来的时候，天气阴郁，温度适中，最适合睡觉。确实如此，没有比听着雨声入眠更治愈的了。对于喜欢雨的我来讲，才不想把这么美的时间浪费在睡觉上面。冲一杯喜欢喝的咖啡，翻开一本喜欢读的书，坐在窗前仔细辨别雨落地的声音，或急促，或轻柔，再看窗下花草树木在雨中沐浴别有一番韵味。

我想起了家乡的雨。花园里的几簇芭蕉、月季在雨的浇灌下，浅绿、翠绿与大红，翠的润，艳的艳。抬头望天，密集的雨滴在屋檐汇集后落下，雨打着芭蕉，也让旁边的石榴不得不垂下沉甸甸的头。

这时，厨房飘来冬瓜大锅菜的香气，擀面杖的声音此起彼伏，大饼出了锅。下雨的日子，与家人一起品尝酥脆与咸香，也不失为一种幸福与满足。

(作者单位：秦皇岛市公安局海港分局)

# 村里那棵大柳树

□ 郭军红

大柳树生长在我们村村委会东北角。在我们村里，只要你一说大柳树，男女老少都知道。自我从记事起，大柳树就一直在这个位置生长着。

闲来无事，我曾问过父亲，村里的大柳树树龄是多少。父亲说：“大概有六十多年了。”具体是哪年栽种的、谁人栽种的，父亲也记不清了。

我们村的这棵大柳树，树干长得粗壮。两个成年人手拉手，才勉强将它抱住。大柳树由于生长年代久远，加上虫蛀、雨水侵蚀等原因，在树干的阴面裂开了一条上下贯通的大口子。树干中间形成了空心。即使这样，也丝毫没有影响它顽强的生命力。它依然年复一年、日复一日地生长着。它皴裂粗糙的树皮，仿佛向人们诉说着它生命历程中经历的沧桑岁月。

时光荏苒，岁月如歌。屈指算

来，我从十七八岁毛头小伙子离开家乡到现在的人到中年，一晃三十七年了。其间，我也会忙里偷闲，时不时地回到老家，看望年迈的父母。

记得每年夏季回去的时候，驱车经过大柳树跟前时，我都会停下来，驻足观望它。每每此时，我抬头仰望它硕大无比的树冠，总会为它那枝繁叶茂、遮天蔽日的壮观景象所叹服。此时此刻，我静静地站在它的脚下，纵使在三伏天气，也会因为它郁郁葱葱、密不透光的枝叶，心中生出丝丝凉意。就连树顶上聒噪的蝉鸣声，也仿佛变成了美妙动听的音乐。

大柳树的旁边，是一条东西走向的乡间路。在我儿时，这条路还是一条有些许坑凹的土路，是乡亲们去田地里从事田间劳作的主要道路。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为了夏收夏种、秋收秋种，父母他们那代人，需要加班加点地抢收小麦、播种玉米，就连晚上也不例外。为了不让

父母干农活挨饿，姐姐在家做好饭菜，盛放在饭罐里，让我给父母送到田间地头去。那时，由于我的年龄尚小，还没走到就累了，我就到大柳树下乘凉歇息片刻。现在想来，我也算沾了大柳树的光，这也是我和大柳树有割舍不下的情愫的缘故。

即使现在回去看望父母，若途中父母打电话，问我“走到哪儿了”，我都会说“走到大柳树这儿了”。父母立马明白了，“好好，到家了，到家了。”

人到了一定年龄，总会有一种怀旧心理。人生的过往，不管它是好是坏，是顺境是逆境，总会留驻在我们每个人的记忆深处。村庄的大柳树就是我永难磨灭的记忆。因为它见证了我的童年生活，也见证了昔日乡亲们恬淡、宁静、单纯的日子。同时，它也在无意中成了我们村人们心中地理位置的标志物。

(作者单位：定州市公安局)



# 为谁辛苦为谁甜

孙猛 摄  
(作者单位：衡水市公安局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分局)